

河北作家

展痕心旅

## 白沟记忆—— 干石桥与白狗黑狗的传说

崔砚君/文

沿着白沟大街往北走，穿过北阁，再往前，有一座石桥。这是一座石拱桥，不算太长，桥面也比街面稍窄一些。石桥将白沟大街连接起来，成为街市中的一景。我想桥下原本应该有一条河的。潺潺的流水从西边流淌过来，在桥下打几个漩涡，带着水草淡淡的腥味和鱼儿轻盈的身影缓缓地注入东边的石桥坑。石桥坑应该是一个湖，湖边有垂柳，湖内有荷花……

不知是我的想象过于浪漫还是时过境迁环境起了变化，等我见到这座桥的时候，只有一座古旧的石桥和一条干涸的水沟。

也许因为桥下的河道干涸已久，人们便称呼这座桥为干石桥。北京有个干石桥，但是那名字的由来很不吉利，白沟镇的干石桥不可能与它同出一辙。

我记事的时候干石桥一带还是比较热闹的。桥南、桥北，大街两边，店铺还不算少。干石桥东面的石桥坑是一片开阔地。相对白沟大街，这里地势比较低洼。然而石桥坑却是小商小贩竞争叫卖的广阔天地。卖泥娃娃的、卖耍货的（泛指儿童玩具）、卖日用品的、卖农具的、卖鱼虾的、卖豆腐脑的、卖烧饼的，守着剃头挑子剃头的，摆着卦摊算命的，熙熙攘攘，喧嚣、嘈杂，不绝于耳。那时的商贩赚钱不多，甚至是赔本赚吆喝。越是不挣钱，吆喝得越起劲，声音里透着挫败后的发泄。每当日头偏西，人群渐渐离散，商贩们吆喝得口干舌燥，精疲力竭，肚子也饿了，便收拾起家什，披着集市上的灰尘，弓腰驼背地回家去了，身后留下干涸的水沟和斑驳的石桥。

记得干石桥南头路东有一家饭馆。每逢集日，大街上人多，饭馆里的炒勺叮当乱响，时不时传出跑堂伙计端菜送饭的喊叫声。这家饭馆让我记住了一段传说。

传说干石桥的桥头上曾经有两只石雕——一只白狗与一只黑狗。这是玉皇大帝派驻到白沟镇的两只神狗。夜深人静的时候，两只神狗会从石桥上走出来，结伴在白沟镇巡游，以保佑古镇的平安与繁荣。饭馆的伙计经常半夜三更起来劳作，有时会察觉到两只神狗的活动。一天深夜，有个伙计正在厨房和面，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话。伙计纳闷儿，半夜三更谁会在桥上说话呢？伙计悄悄地走到窗前，借助月光向窗外窥视。这一看可不得了，把伙计惊出一身冷汗。原来是桥头的白狗与黑狗正在对话。黑狗对白狗说：“白沟这地方气数不行了，往后就萧条了，咱换个地方吧。”白狗说：“咱们在这里驻守了好多年了，我舍不得走。”黑狗说：“你要不走我自己走咧。”白狗回道：“你要走你就走吧。”那黑狗听罢，向干石桥看了最后一眼，顺着白沟大街一直向南走了。两只神狗既然是带着玉皇大帝使命来到白沟，黑狗走时自然也是接受了玉皇大帝的派遣。黑狗去向何方？无人可解。我琢磨着可能是去了南边的石门。到石门以后，摇身一变化成一只狮子，守望在大石桥桥头，后来这地方就发展成了省会。

因为黑狗走了，这里只剩下一只白狗，所以白沟镇的商业日渐衰落，市面日渐萧条，远不如从前了。

童年的伙伴们曾经煞有介事地交流这则故事。为了证实故事的真实性，我们曾经到干石桥去做现场勘察。在桥的南头，果然只剩下一只白狗形影孤单地站在石墩上。那时候桥头的饭馆已经不是传说中的饭馆，里面的伙计也不会是传说中的伙计。因为幼稚，我们以为就是这家饭馆。还有人自作聪明，指着饭馆里一个年纪稍大的，有点秃头的伙计说：“就是这个秃子把黑狗放跑了。”我们便远远地站着骂那个秃子。这秃头伙计平白无故挨了一通骂，招谁惹谁了？

我们见过各式各样的石桥，从来没见过桥头站着两只狗的。从神狗的神话中走出来，再回忆那两只狗，我想那可能是汉白玉雕刻的狮子。或许另外一只雄性石狮子早年失落了，剩下这一只母狮子。经过多年的风雨剥蚀，看上去像一只狗，于是演化出白狗的传说。

黑狗走了，白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人们为白沟的萧条而叹息的时候就会想起那只黑狗，想起那只黑狗便想起饭馆那个伙计。埋怨说那伙计太傻，太笨。如果他机灵一点儿，听到两只狗对话的时候咳嗽一声或者闹出点儿响动，就会惊动了它们。它们听到声响，立刻就变成石狗乖乖地蹲在桥头，那只黑狗就不能走了。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把责任推到饭馆伙计身上，这也不公平。

还有一种说法是白狗问黑狗什么时候走？黑狗说听到更夫打三更的时候就走。不料这话被打更的更夫听到了。更夫很聪明，只打到二更，三更不打，越过一个时辰，直接打四更。眼看天快亮了，两只狗还没听到打三更。黑狗等不及了，说走吧，就走了。白狗信守诺言，一直等到鸡叫，天亮了，再也走不成了，只好留了下来。

有许多神话传说都与鸡叫有关系。鸡一叫，天亮了，鬼神与妖魔就不能活动了。白天是属于正常人的。

无论是愚笨的伙计还是聪明更夫，都没把黑狗留住，它是铁了心要走的。而那只白狗“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结果就留下了。

传说归传说，白沟与白狗只是谐音，白沟河还是白沟河。

如今白沟繁荣兴旺，也不是因为那只黑狗又回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让白沟人奋发起来，创造着白沟崭新的历史。（崔砚君，剧作家，现居保定）

艺文志

## 给孩子们讲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将六十五年前的宝贵回忆献给全国读书月

祁淑英/文



有些看来很重要的往事，被渐渐忘却，然而，有些看似不经意的事情，却萦绕于心中，总是挥之不去——那是1952年的金秋十月，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在唐山市卢龙团委从事少年先锋队工作，城关小学少年先锋队的数十名小队员约我同他们一起在青龙河畔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周年。用孩子们的话来说，就是过一次少先队的“国庆主题队会”。

奔腾的青龙河水，绕过卢龙县城，潺潺汇入滦河，流向渤海。坐落在青龙河畔的卢龙城，由三座山构成。卢龙城，曾经是春秋时代孤竹国的都城，明清时代也曾是永平府的府第。当年的卢龙县城，可说是雄伟壮观，欧式天主教堂，红色琉璃瓦顶，高耸着哥特式的塔尖，像是童话世界里的古城堡。这座城堡被高高的古城墙包裹着，我们的主题队会，就是在城墙下的青龙河滩开始的。

城墙下的小山坡上，长着一颗海棠树，树上结满了红红的海棠果，飞来许多山雀，站立在枝头啄食海棠果，使得果枝颤悠悠的，便有许多熟透了的海棠果，滚落到山坡的草地上，滚落在河滩上。我与孩子们一起，美滋滋地吃着滚落下来熟透了的海棠果。还有的孩子，从收获过的花生地和白薯地里，拾来花生和白薯，用河滩的石子搭起一个个小窑洞，用柴草烧熟，每人分得一份，与海棠果共享。孩子们拍着小手，高声欢呼道：“好一顿国庆美餐呵！”

我看到，在这和平的日月里，他们的童年生活是这样幸福美好。我不由地想到了我童年时代所经受的战乱，所遭受的苦难，同时想到了我刚刚读过的一本书——《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想到，在这和平幸福的日子，应该让孩子们了解战争的苦难，了解战乱中的英雄儿女，用英雄形象唤起他们的美好理想。于是，我将孩子们召集在一起，说道：“在今天这个队会上，我给大家讲一个苏联战争年代的英雄故事好不好呀？”

孩子们拍手叫好。于是，我将自己手中的海棠果和花生果放在河滩上，说，我要讲的故事，名字叫作《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是我刚刚看过的一本书，作者是卓娅和舒拉的母亲。这位英雄母亲在这部书中描述了卓娅和舒拉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怎样成长为战斗英雄的。十八岁的青年英雄卓娅，惨死在德国法西斯的绞刑架下，从小与姐姐相亲相爱的弟弟舒拉，听到了姐姐的噩耗，面对长天三鞠躬，告

慰姐姐的英灵。转身告别了母亲，怀着保卫祖国，为姐姐报仇的决心进入坦克学校学习。不久，舒拉成为一名优秀的坦克兵，驾驶着坦克奔赴前线。1945年4月，二战胜利前夕，勇敢战斗的舒拉不幸牺牲在攻打德国哥尼斯堡的战场上……

我告诉孩子们：“战争的炮火，打乱了卓娅和舒拉姐弟俩宁静美好的生活。可是，这姐弟俩在战火中却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书写了一份动人的生命答卷——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在战火纷飞中消逝，留下的是这姐弟二人英勇无畏的浩然正气，留下的是他们对祖国、对人民，乃至对他们母亲最深沉的爱。”

孩子们含着泪水听完了我讲的故事。这次城关小学少年先锋队的国庆队会，开成了一次有意义的故事会，一次读书会，带给孩子们的是对卓娅和舒拉的肃然起敬。令我意想不到的，读书会后，这些孩子们纷纷结伴凑钱到新华书店购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本书。还有些班级建立了小小“图书角”，供学生课余阅读英雄的书籍。

当年，卢龙县总共有七座完全小学（初级小学加高级小学）。事后，以团县委通报的名义，将城关小学的这次队会介绍给其他的六所完全小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农家尚不富裕，便号召孩子们课余时间到秋收以后的土地上，去拾花生，拾白薯，拾土豆，捡黄豆粒，换钱买书。号召全县各小学，各个班级建立图书角，引导孩子们读好书，读写英雄的书。在读书活动中，向英雄学习，唤起孩子们对英雄的崇敬，从而，唤起少年人的美好理想。

于是，卢龙县新华书店许多描写英雄的书籍脱销了，他们不得不到周边县城的新华书店去借调。当年，学习卓娅和舒拉，学习丹娘，走古丽娅的道路……在卢龙县少年先锋队队员中蔚然成风，英雄的光芒，照耀着孩子们健康成长，英雄主义的情结，在众多少年人的心目中，呈现了出来。

这次在卢龙县少年先锋队中开展的读书活动，竟然惊动了河北团省委，团省委连续来人考察。为此，我当选为优秀少年先锋队工作者，并出席了1952年冬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少年先锋队工作者大会。

开展读书活动，在引导少年健康成长的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一生。后来，我被选调到报社当了一名记者。再后来，又成为一名作家。由读英雄的书，成为一名书写英雄书籍的传记文学作家。（祁淑英，作家，现居石家庄）

浮世绘

## 吸毒者

闻章/文

谁都知道吸毒不好，甚至包括吸毒者本人，他也不知道不好，只是难改。怎么就那么难改呢？据说有一个很理智的人不信这个邪，他决心吸毒，然后猛然改正，给吸毒者做个示范。结果，据说这个人吸了之后，也没能改过来。人就可以这样没出息。

吸毒者之所以难改，其实不怪他，怪人本身有此劣根。这个劣根不只表现在吸毒上，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何为毒？对自己身心不好的东西即是毒。何为滋养？对自己身心好的东西即是滋养。人都喜欢好东西，所谓收藏，即是把好东西归到自己这儿来，让自己时时在惬意里。到景区也是，看山看水，也是将喜欢的收摄在心。但是人在看人的时候，却往往变得非常怪起来，总喜欢看人的不对，

特别是身边人，总能挑出毛病。因为看不惯，所以不舒服。一日不舒服，两日不舒服，日日不舒服，就会积秽成病。成病之后，再看人，怨气所结，触处皆蓝色，会更不舒服。

其实，看人毛病本身即是毛病，且是大毛病。他不对，你就对么？所谓你这样他那样，往往是因为性情不同，角度不同，站位不同，处理方式不同等等所致，并非他即是错了。即便真错了，也不是你生气他就能改的。你说，他真有毛病，我能不看不么？那么我说，公园里有垃圾桶，有谁天天蹲在那儿看呢？

其实，我们都是吸毒者，且是主动吸，程度不同，但性质同样恶劣。（闻章，作家，现居石家庄）